

## 法國與泡菜

Zoe 佐依子

昨晚突然很想吃泡菜，結果吃了一堆小菜之後，韓國冷麵卻吃不太下，又要趕去看韓國電影，脾氣突然變得十分暴躁……。永遠心情不好這是我對韓國人的印象，以前還看過一本研究韓國人的書，裡面說：韓國人的堅強是由“恨”出發的。經驗不夠的我，當然會有偏見，尤其是在對人方面。

法國坎城影展第一次選了韓國電影得到大獎，原本被嘲笑說這樣的片只有在韓國有市場的說法，在得獎後沒幾天，全法國已經超過一百萬人看過這部片，媒體大肆的報導與討論，身為也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我們，當然也要觀摩一下，這是什麼樣的電影造成這樣的轟動？

其實在古典音樂的領域，韓國應是最早讓西方人看到天才音樂家的民族，也就是小提琴家鄭京和(1948-)，她出現的時候，真是讓人驚艷，她成為古典音樂的寵姬，幾乎所有跟她演奏的指揮都會愛上她，而她也成為韓國的傳奇。我有一位在音樂院時認識的同學，她全家人為了栽培她當小提琴家，先是到美國阿拉斯加，後來到洛杉磯，最後到紐約的音樂院（這也是鄭京和的母校），她不但會拉琴，歌聲

又美妙，也會彈鋼琴，跳舞，曾是韓國著名的小天使樂團的團員，我們之談得來，因為那時亞洲學生很少，她男朋友是日本人(現在他們結婚了)，我們三個像是亞洲聯盟，但是我孤軍奮鬥，最後還是跟他們走不同的路，我跑到歐洲去了，這位韓國同學給我一種感覺：很溫暖，但又很疏離。不過那是因為音樂院的氣氛讓我們變得如此神經質，但跟她在一起，永遠都有好吃的泡菜吃，還有她溫柔的母親，竟然只看過我一眼，就幫我做了一件洋裝，讓我在畢業典禮時穿在黑長袍裡面，不過就像我說的，她很神秘，從未提過任何韓國的事情。離開音樂院，到了國際大賽，簡直就是韓國人的天下，尤其是現代汽車與手機出現的時代，這些應該是身體像“人參”一般神奇的小提琴家(幾乎全是女的)囊括了世界大賽的首獎，連最大的伊莉莎白大賽都連幾年，從小提琴，鋼琴，聲樂都讓韓國人拿首獎，比利時的電視台都組成特別的團隊到韓國去做特別節目來探討這個奇特的現象。

然而，沒得到答案……。

而就在古典音樂的比賽都讓韓國美女囊括之外，就是台灣的人對韓劇與韓國服裝與

化妝品的著迷程度。我小學時跟合唱團去過韓國，那時還有宵禁，一到了晚上，都不能上街，那是我第一個印象，城市很乾淨，招待我們的媽媽合唱團尤其熱情，才在一起兩天，要分開時，就像以前最著名的韓國電影“淚的小花”裡一樣，大家哭得死去活來，真是超有感情。我記憶最深的是去一個孤兒合唱團，他們的歌聲簡直像天籟，我從此就變成了哈韓族，才小學五年級。

第二次去韓國也是音樂會，那時是剛舉辦完奧運的漢城，韓國的秋天就已經是像冬天，很巧的是有機會到一位作曲家的傳統房子裡，就是連續劇裡要脫鞋才能進去的房子，這位作曲家看起來出奇的友善，我一看擺在桌上的照片，竟然有我在音樂院時的同學，原來他兒子是我的學弟，我跟他講時，他高興得流淚了，他對兒子充滿了無限的期盼啊！然而1988年的漢城，路上塞著滿滿的車，動彈不得，還有色彩不搭的建築，讓我還是無法了解這個國家。因為時間很短，我只要求想要聽韓國的傳統鼓舞，那真是美妙啊！當然還有看完表演，吃了滿桌的小菜(還有泡菜)跟人參雞。其實在美國與歐洲常會遇見韓國人，在上個世紀的紐約的八零年代，幾乎所有的超市有在賣沙拉的都是韓國人開的，還有乾洗店，連我們上台穿的禮服店(價錢非常公道的)也是韓國人經營的，那時我在想，他們為何要離鄉背井？

電影“寄生上流”兩個多小時的片子，幾乎沒有冷場，每一秒鐘都有導演精心設計的對話或動作。天生愛表演的韓國人(他們經常舉辦歌唱大賽，聽我韓國朋友說，表演是全民運動)。舉手投足都好完美，完美到我在觀賞時沒有感覺到“情感”，我想這一切都是故意的，因為導演希望我們用腦子觀察這個民族在吶喊的聲音，因為他用嘲諷與殘忍的幽默方式來說他們的故事，他也不要取得你的同情，他就是有話要說，而且得到了注意。

我走出戲院，之前的涼麵也消化了，肚子竟然變得有點餓，但我想這一陣子我應該不會想要再吃泡菜……。我也感激法國的坎城影展，因為法國的眼光跟美國不同，法國常常會跳脫陳腔濫調的思維(cliché 這個字原本也是法文，哈！陳腔濫調！)，讓這樣一部崎嶇的電影，讓世人共欣賞，這不是件簡單的事，但就像電影裡男主角的名言：人生永遠無法按照計畫，但還是要計畫，這樣才會一直往前。

(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新竹 IC 之音 FM 97.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